



# 培根论人生

*The Essays*

[英] 弗兰西斯·培根/著 崔文安/译

*Francis Bacon*



爱情就像在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就像补充收入；容忍对方缺点，这是节制支出。

# 培根论人生



辽宁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培根论人生 / (英)培根(Bacon, F.)著; 崔文安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82-8932-9

I. ①培… II. ①培… ②崔… III. ①培根,  
F.(1561~1626)—人生哲学—哲学思想 IV. ①B56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780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7.5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徐悦 叶北宁      责任校对: 刘璠  
特约编辑: 刘小叶      封面设计: 荀冠虹

---

ISBN 978-7-5382-8932-9

---

定价: 18.80 元

# Contents

- 论真理 /001
- 论死亡 /005
- 论宗教的统一 /008
- 论报复 /013
- 论逆境 /015
- 论作伪与掩饰 /017
- 论父母与子女 /022
- 论结婚与独身 /025
- 论嫉妒 /028
- 论爱情 /035
- 论高位 /038
- 论大胆 /043
- 论善与性善 /046
- 论贵族 /050
- 论叛乱 /053
- 论无神论 /062
- 论迷信 /066
- 论旅行 /069
- 论君权 /072
- 论进言 /078
- 论推迟 /084

论狡猾	/086
论为了私利的智慧	/091
论革新	/094
论速度	/096
论外表的聪明	/099
论友谊	/101
论开销	/110
论国家和政府真正伟大的地方	/112
论养生	/124
论怀疑	/127
论谈吐	/129
论殖民地	/132
论财富	/136
论预言	/141
论野心	/146
论假面剧和盛典	/149
论人的天性	/152
论习惯与教育	/155
论命运	/158

# Contents

论有息贷款 /161
论青年与老年 /166
论美 /169
论残疾 /171
论建筑 /173
论园艺 /179
论谈判 /188
论随从和朋友 /191
论请托者 /194
论学业 /197
论党派 /200
论礼貌和尊重 /203
论赞扬 /206
论虚荣 /209
论声誉与名气 /212
论司法 /215
论愤怒 /221
论事物的盛衰浮沉 /224
论谣言 ( 片段 ) /231

## 论真理

“什么是真理？”善戏谑的彼拉多说道，他并不指望人家作出回答。世上有这样一些人，喜欢更改意见，并且认为在一种信念被确定后就等于戴上了一种枷锁，因而思想和行为就会无法自行其事。尽管这一流的哲学家的怀疑论已经灭亡，但是喜欢东拉西扯的却大有人在——尽管他们的观念没有古人那样清晰明白。人们愿意跟随谎言而不去追求真理，是由于人们寻求真理时困难重重，是由于在寻找到真理后，真理加在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同样也是由于诡辩更加迎合了人性中的一些陋习。希腊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不懂得为什么谎言竟会如此迷惑人心，难道是因为谎言能像诗人说谎那样给人带来愉快，也能像商人说谎那样给人带来利益？我也不懂这究竟的原因——



难道人们就是为了喜好谎言从而追求谎言吗？也许是因为“真理”是一种无隐藏无修饰的白昼之光，人间的歌剧、戏曲、庆典在这种光的照射下，远远不及在烛光中那样美丽。对世人来说，真理好像珍珠，它在阳光的照耀下看起来很美丽，但是它远远不及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光线照耀下的钻石和红宝石的价值。真真假假的谎言都会给人内心带来一些愉悦。假如一旦把人们内心中那些虚荣心、虚妄的自我评价以及各种异想天开的假象全部清除的话，许多人的内心将只剩下渺小、空虚、丑陋；甚至连自己都要感到厌恶。对这一点，难道还有谁会怀疑吗？

早期的基督教著作家中，曾经有一位非常严厉的人将诗称为“魔鬼的酒”，因为他认为诗能占据人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不过是伪说的幻影而已。可是，在蛊惑人心上，诗又怎能胜过谬误呢？真正害人的其实不是那心里面的伪说，而是那沉入心里面或萦绕在心里的伪说，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然而这些事情，无论它在人们的判断力中是怎样的，真理（它是只受本身的评判的）却教给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就是与之同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是人性中最高尚的美德。在上帝创世的日子里，他所创造的第一件东西是感官的光芒；他所创造的最后一件东西是理智的光芒；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在他工作完后休息的时间里，他的所有作为全是以他的圣灵昭示世人的。最初他吹吐光明在物体或浑沌的脸孔上；然后



他从人的脸孔中吹入光明；现在他还在往他的选民面目之中吐射光明。

有一派感性主义哲学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十分肤浅，但其中一位诗人却因为向往真理而在世上流芳千古。他曾这样说过：“居高临下遥看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事情，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高兴的事情，但是没有什么能比攀登在真理的顶端上，俯视人世中的各种谬误与迷障、烟雾和曲折更高兴的了！”只要看的人对这种光景永久存在着恻隐之心而不要沾沾自喜，那么以上的话就说得很好了。当然，一个人的心如果能以仁爱为出发点，以天意为归宿，并且以真理为地轴而运转，那这人可说是生活在人间天堂了。

以上谈到的是有关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真理，下面我们来谈谈实践方面的真理。就算这些行为并不真实，坦白正直的人也会认为正直地待人是人性的一大优点，而不分真假虚实就好比在金银币中夹杂入合金，也许会使金银使用起来更加便利，但是却把金币的品质给糟蹋了。因为这些曲曲折折的行为可说是蛇走路的方法，蛇是不用脚而是很卑贱地用肚子走路的。没有一种罪恶能和虚伪欺诈那样使人蒙羞。所以蒙田在研究“骗子”这个词为何如此可憎时说得好：“深思一下吧！说谎者是这样的一类人，他敢于狂妄地面对上帝，却不敢勇敢地面对世人！”因为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曾经有一个预言，说从基督返回人间的那一刻开始，



他将在地上找不到诚实；所以谎言可说是请上帝来裁判全人类的最后的钟声。对于虚假和背信的罪恶的揭露，再没有比这个说法更高明的了。

## 论死亡

成人害怕面对死亡，就如同儿童畏惧黑暗的到来一样。儿童的惧怕会随着知识而增加，而成人对于死亡的惧怕同样如此。当然，把死亡看做是罪孽深重的报应以及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旅途，显得豁然而真诚。而把死亡看做是向大自然进奉的物品而从此惧怕它，则是懦弱的表现。但是，在这种所谓宗教的说法中，也难免掺杂了一些虚妄的东西。在一些修道士的苦行录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应当自己想想，假如有一天他一个手指的末端被压或是受刑被砍掉，那是怎样一种痛苦；由此我们再推想会使人全身腐败、溃烂而招致死亡痛苦又是如何的。而事实上，有多次死亡经验的人要比某一肢体受过刑法的人遭受的痛苦少得多，因为人体中决定生死的器官并不是最敏感的器官。一位仅以哲学家



及普通人的资格说话的古人说得很好：“让人们感到畏惧的，是死亡的修饰品，而不是死亡本身。”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朋友哭泣，黑色的丧服及葬仪，诸如此类都让死亡显得如此可怕。值得注意的是人内心的各种感情，无论多么薄弱，没有一种是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既然一个人身旁有这样多的侍从，都能打败死亡，可见死亡并不算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复仇之心令人战胜死亡，爱恋之心令人蔑视死亡，荣誉之心令人追求死亡，悲伤之心令人飞向死亡，恐惧之心令人全神贯注于死亡。不仅如此，我们在书中还读到奥陶大帝自杀后引发的极大的悲哀情绪（感情中最柔的部分）导致了许多人的死。这是他们用死亡向他们的君主表示同情，并且要做最忠心耿耿的臣仆。此外赛涅卜还提到了苛求和厌倦。他说：“厌倦和无聊也会导致自杀，乏味与空虚会致人于死地。”一个人即使既不勇敢，也不贫困，但如果倦于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话，也会去寻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出色的人的身上，死亡的到来所造成的改变是非常之少的，因为他们似乎到最后一刻依然故我。奥古斯都大帝在即将去世的时候还在赞扬他的皇后：“永别了，里维亚，请记住我们婚后的美好时光。”泰比瑞亚斯至死仍然故作姿态，就像史家泰西塔斯所说：“泰比瑞亚斯的体力日渐衰退，但他虚伪如故。”韦斯帕显死时还说笑话，他坐在凳子上说：“我想我正在变成神。”加尔巴临死时说了一句话：“砍吧！如果这对罗马人民有益。”随后他从容地引颈就戮。塞纳留斯直到

临死前所惦念的还是工作，他的遗言是：“假如还需要我办点什么，就快点拿来。”诸如此类的情形比比皆是。那些斯多葛派学者们未免把死亡看得过于严重了，以至于他们曾不厌其烦地讨论对于死亡的种种精神准备。朱维诺有一句话说得好：“死亡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个恩惠。”死亡和生命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婴儿的出生或许跟死亡一样地痛苦。热忱追求死亡的人，就好像是一个在感情中受到伤害的人，一时间他是感受不到痛苦的。因此，致力于某种有益的事情的人，就避免了面对死亡时产生的悲哀。尤其要相信的一点是，当一个人实现了有意义的目标，实现了有价值的希望的时候，那么最神圣的歌曲就是“此刻可以让你的仆人安心离去”。死亡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打开通向名誉的门槛，并且熄灭嫉妒的心火。“现世受人嫉妒的人，死后常受到人们的爱戴”。



## 论宗教的统一

如果说宗教是人类社会主要的维持工具，那么，要是它本身能有统一的真正维持工具，自然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宗教上的争端和分歧，是一种异教徒所不明白的罪行。这是因为异教徒的宗教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信仰，而只有仪式和典礼。只要一想到异教徒的教长都具有浪漫的诗人情怀，你就可以想到他们的宗教是怎样的一种宗教了。但是真正的上帝却有着一种特性，那就是他是个“喜欢嫉妒”的神，因此他所崇奉的东西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决不允许有任何的混杂。所以我们想就教会的统一说几句话，说说它的结果怎样，它的界限怎样，它的方法怎样。

统一的结果有两种，一是针对教会以外的人，一是对教会以内的人。对前者来说，异教与信徒是玷污圣洁的，是比

道德败坏还可恶的东西。就好像异物从人体伤口进入皮肤里导致腐败一样，精神上的腐败也会由此产生。所以再没有比“统一的破坏”更能使在外者不入教堂，使内者急欲出外的了。因此，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之中。”又有人说：“看哪，基督在密室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曾说过的一句名言：“你们既不要出去，也不要相信！”圣保罗曾说过：“如果一个异教徒听到你们这些各说各话的教义，他恐怕只会认为这里有一群疯子。”对于本来就无信仰的无神论者，看到宗教中的这种矛盾冲突，他们更会远离圣殿，而高居于“褻读者”的座位之上。有一位“讽刺大师”在他的幻想的丛书中间援引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异端派的摩尔舞》。在谈论如此重大问题时列举此例，有点不太恭敬，但是它所讥讽的却正是异端教徒那种可笑的嘴脸。

宗教统一给人带来的结果，就是和平；和平包含了神无限的恩赐。和平可以树立信仰，和平可以燃起仁义之心。教会所显示出的外在的和平纯化成为内心的和平，并且把撰写和阅读争论文章的工夫转移到阅读和写作尊神忏悔的著作上。

将统一的界限真正划分出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两个极端。对于某些激进分子来说，一切的妥协都是令人憎恶的。就如同《旧约》中的一句话：“和平不和平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是赶紧回去吧！”这一派



别的人是宁愿只要宗教派别也要摒弃和平的。而与之相反的做法是，有些教派一味追求妥协折中，甚至不顾信仰的基本原则。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应当避免的；避免的方法就在以基督自己为基督徒订的盟约中那两条相反相成的条文，切实并清楚地解释那盟约。这两条条文就是“不帮助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和“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谓以这两条条文阐释基督的盟约人，就是说，要把宗教中基本的、实际的要点同那些并不纯粹属于信仰的而是关于意见、教派、居心的问题的要点真实地区分开。这在许多人看起来也许是件小事，并且是已经做到了的。但是这件事要是做的时候党派之见少些，那么拥护它的人就更多了。

在此我还有点小的见解。导致宗教信仰分裂的因素是两种性质的论争。一种是所争论的论点分歧本身就不很大，不过是因为争论时的态度不好从而引发了仇视。圣·奥古斯丁曾有过这样的话：“基督教的服饰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教会的服饰颜色却多种多样。”圣·奥古斯丁又说：“可以接受色彩的不同，但是却不能接收分裂。”这就是说，和谐统一与专制划一并非一码事。还有一种就是所争论的点是很重要的，然而争论到了后来趋向过于微妙或幽晦，这种争论就巧慧而不切实了。一个有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人有时会听到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发表不同的见解，然而他心里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他们自己是决不认同的。在人与人之间判断力不同之处既然有如此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能够相信上



帝（他是明白世人的心的）不能看出愚弱的世人在他们的争论之中有时所表示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因而才接受双方的意见吗？像这样的争论其性质圣保罗曾经在他的关于本题的警告和教训中精彩地表现出过：“避免世俗的新说以及敌视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人们造出莫须有的冲突，并且把这种冲突加上新的名词，又把这些名词定得本来应当意义支配名词的，在事实上名词反而具有支配意义了。“统一”亦有两种假的和平或说统一：一种是以盲从的愚昧为基础的，因为在黑暗之中所有的颜色都是相同的。另一种是以干脆接受根本要义上矛盾之处为基础而弥补成的。在这些事情里真理与伪说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梦中所见的偶像的脚趾上的铁和泥一样；它们也许可以互相依附，但是不会化为一体的。

说到争取统一的方法，人们还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争取或增强宗教的统一过程中，不可以消灭和摧毁博爱和人世的标准。基督徒手中握有两把剑——一个是用于灵魂，一个是用于尘世。这两把剑应该各有所用。但是要记住，一定不要操起一把剑——即穆罕默德的剑。我的意思是，绝对不可以采取武力、流血牺牲和杀戮的行为来强行推广贯彻一种信仰。当然，这并不包括对付诸如有人用宗教信仰煽动武装叛乱那样的情况。若试图以武力统一信仰，那是违背天意的，这是用上帝的一种训谕去否定另一种训谕。要知道上帝认为，人类虽然是基督徒，但首先也是人。所以当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看到阿伽门农王以亲生女儿向女神献祭时，他叹息说：“宗